

名父之子唐蟒

胡耐安

民國五十七年五、六月間，得港友函，瀏陽唐蟒（圭良）病故九龍曾家大屋客次。計年當已近七十，壽不為短；吾輩知交，所相與感喟而太息的，是此公有才而不當其用。同念三十餘年前，同客上海，幾乎朝夕過從，所謂拊掌以論天下之大，促膝以語遊樂之私；在他那滔滔不絕的言談間，着實是「鞭辟入裏」的無言不當、無語不妙。加上他那大言炎炎的特長，真個是任是鐵石心腸的無情漢，也會給唐圭良一場「談情」的縣縣軟語，說得雙淚齊拋；總之、在唐圭良口裏幾乎談識知，論經濟，搞政治，幹軍事；天下「使君」，誰也配不上和他唐蟒爭一日之短長。我與圭良，固然不能算是知己，但在我相識的儕輩中，不能忘懷斯人；寫此一章，聊誌懷念。

負才任性侘傺終生

唐圭良，名蟒，湖南瀏陽人；乃維新派重要份子唐才常的長子。唐才常，號拂塵，為戊戌政變「六君子」譚嗣同的小同鄉，而且也同屬康（有為）門下的維新份子；死于庚子「富有社」之難，「富有社」，乃一類似「幫會」而具有「保

皇」（光緒）傾向的組織。唐才常的主張，雖為君主立憲，但對於中華民國之「共和」的締造，却大有影響的關連。唐才常在漢口被難後，舉家避難日本；因此，圭良昆季三人，皆在日本求學，圭良居長，習軍事於士官，其仲弟有壬，季弟卜年，習政治經濟於慶應，也許？卜年是在早稻田。民國肇造，圭良時已學成；回國後，嘗一度綰領師干。惟以負才任性，嗜好又多，復喜作炎炎大言，徒言是無濟于事的；加之以慣喜嘲弄人，甚且侮弄人；因此，所遇不免落落寡合；所謂「人緣」方面，也未免是怨多于恩而毀多于譽。民國初年，北洋軍入踞湖南後，他又亡命日本。後來，湘人光復舊物，譚（延闓），程（潛）交惡中，圭良，是黨于程潛的要角。圭良才氣磅礴，敢作敢為，胸襟亦頗恢宏；對友好至為熱情，能急人急；對錢財殊不重視，萬金一擲，絕無吝嗇；所惜者，鋒芒畢露，尤其他那過分嘖嘖逼人的放言高論。結果，得不到友輩的器重，誰也不願委之重責大任。其實，圭良並不祇是坐言而怕起行的人，他替別人借箸代籌一下，在高帽子戴一陣後，也嘗奮不顧身的、替肯聽他話的人赴湯蹈火

的生死不計。例如護國、護法、驅湯（薌銘）、驅傅（良佐）、逐張（敬堯），以及湖南的每次政潮裏，那一次離得了「唐蟒」其人的的一份；但事定論功，這位唐將軍，却難得有一個好的下文交代；好位置、給別人捷足先登，不稱他心願的他又不幹；他可不甘安閒索居的拊髀與嘆而已。找機會，逞游說，久而久之，每遇着局勢動亂起來，幾幾乎也不容他置身事外，不參預其事了。

品評人物放言高論

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，圭良是第六軍程潛的參謀長；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，圭良祇在軍事參議院掛名一個中將參議；「獸」居在上海，無所事事，眼見當年偏裨，盡成名將，不無牢騷滿腹，落寞身世之感；同時，手頭也不免拮据了，好在，他還能「君子固窮」的沒有窮極斯濫。他在上海，有兩個公館，每問一星期「換防」一次；換防，是朋友們笑談間的用語，大小兩位太太，似乎都屬湖南鄉親。那時，我們常在他那烟榻之上，于吞雲吐霧中，諦聽他的妙論；上而軍國大計，下而市井瑣聞；間或來點「餘興」，麻將

、跑符，最後叨擾他一頓晚飯；煨醃魚、船拐子肉、麻菌豆腐湯，豆豉炒辣椒。麻菌、豆豉，是瀏陽名物。酒醉飯飽，再加上他的烟癮過足之後，他更會口涎四飛的高談闊論起來；幾乎出之于他口裏所說出來的「人物」，全沒一個好人，全比不上他唐某人；他可又不全屬「無稽」的妄談，就某一論某一事，是非得失，却也頭頭是道的有其分寸。還有、縱令有他的子女輩在座，他仍昌言無忌的敷說「北里花事」，淋漓盡致；他不祇快談他少年時代的荒唐行徑，甚且、眼前的逛遊情景；也是直承不諱的無所隱飾。圭良的率真，或許就是他一生蹉跎的癥結所在；際今之世，相率為偽的無間朝野；唐圭良之不行時，可說是咎由自取的昧于諳時識勢，誰叫他那樣的率真呢？

出獄之夕豪放依然

圭良昆季間，不甚友好；各幹各的，誰也不照顧誰，各有各的公館；老母親是隨卜年而居。他們兄弟三人中，卜年天性較厚，事母較為孝順。那時、祇有有王境遇較裕，有王在中國銀行任職；圭良靠着軍事參議院那份薄薪，日在鬧窮；卜年是在失業掙扎中。他們兄弟全是日本留學生，也當得起「日本通」，那時聽來頗覺刺耳的稱號。對日抗戰前，有王任汪精衛內閣中的外交部次長（汪自兼外交部長），以「親日」嫌疑被人暗殺；在弔唁有王之喪後，我和唐家就少有往來；因為我已移居南京。後來，汪精衛在南京組織偽朝時，圭良出任汪之參軍長；勝利後，被逮下獄

，幸賴軍理鳴（振）力為作保，方得保全首領，復幸免于縲絏，安然出獄。出獄的那天晚間，愚園路軍公館，我和他同飯；他那談笑風生的神態，仍然故我當年；酒酣耳熱之際，快談風月。圭良酒甚豪，那晚、他的酒興特佳；直到他玉山橫倒，軍先生方用汽車送他回去。自後、我因事忙，雖說時來上海，也無暇去拜訪他；好像在軍理鳴先生的喪事裏曾和他在靈堂前立談片刻，從此就沒有再和他見面。

選擇自由客死香江

四十一年春，在臺北一個江蘇朋友處，聽說唐圭良已隻身來到香港，生活過得極苦。不過，他還仍然有其當年的「荒唐」豪氣，還仍然弄到手一個女人；而且，還生了一個「老年子」。如此傳說，在我、本欲寫信一致慰賀，無奈地址不詳，郵寄無從。直到五十七年六月，方得到一個住在新界沙田曾家大屋的朋友來信，說唐圭良和他同住在一起。可是、接著說，唐圭良已作古人；說是因心臟病突發，而倒斃于路旁的。照說，圭良和大陸匪魔輩，不能說全無淵源；毛澤東和他，也似不無雅故；號稱中共五老之一的林祖涵，和他的關係，是更為深切。至於投共作賊的程潛，那、也祇是苟延殘喘的偷息人間（程已于五十六年死去），是沒有力量對圭良作何庇護。圭良這一回，却算是善用了他的聰明；他深知毛林輩對他不會有什麼個人「情感」的可講，他悄悄的來香港，落得保全首領壽終客途；總算是難能而可貴的完結了他一生，活躍奔波於功利中的程

途。總之、圭良是一個有才，而病在恃才之不當其用；我與圭良承他厚愛的忘年下交；相與遊樂者，算來也有十餘年的往還。我敬佩他的機智之雄辯的無礙霸才，似乎？他亦甚欣賞我的癡癡之性靈全真的未盡喪失；加上我之與他，或者他之於我，彼此間，絕沒有「相互利用」什麼的，從而、也自不會有彼此交惡之相互詆誅，相互拒斥的。圭良大小太太，各有所出；三十年前，已在讀高中；但願故人子，能有他們父親的才氣；更願他們各各善用其才，能當其用。海天在望，願言故人之能安其靈宅。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文稿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五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。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

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